

贵德,春天最早抵达的地方

水木耳

当青藏高原的绝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一片春寒料峭的时候,在黄河之滨的贵德县城,已经是一派花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景象。

我们在四月,抵达贵德,我们在四月,触摸这个春天。

贵德的春天,梨花盛开得无比灿烂。在校园、在街道、在农家,随处可见那一棵一棵的梨树,梨花轻透的花瓣裹着绿色或者红色的花蕊静立在枝头上,太阳的光辉从云层里透下来洒在梨花瓣上,给梨树裹上了一层奇异的美丽色彩。梨花们热热闹闹很是拥挤地盛开在绿叶的树上,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岑参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我的眼里,这句诗仿佛就是专为贵德的梨花而写的呢,贵德是梨花的故乡,人们说梨花千堆雪,人们还说梨花一树月光白,掩映在梨花丛中的贵德县城,处处都透着雪一样清静而美丽的春天的气息。

贵德的春天,绿色是这里最温暖和最动人的色彩。我们抵达这里的时候,看见路边田野被满满的新绿拥抱着,榆树、杨树、柳树,各种果树的叶子一片片地舒展开它们的身姿。你看,杨柳树毛毛的叶子悄悄地伸出了它们的脑袋,探头探脑的样子,仿佛在窥视着这期不期而遇的明媚春光。榆树开花了,一簇簇小小的榆钱儿密密麻麻地挤在树枝上,崭新的嫩绿叶片让人看了心里便喜欢的不得了,摘一串榆钱儿尝尝,清甜的味道带着一种无边

的柔软在心里荡漾开来,觉得这个季节再好不过的幸福时光,恰巧被我们赶上了。赶上了,真好。

贵德的春天,各种颜色的花瓣肆意而铺张地怒放着,站在路边,站在街上任何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你都可以看到粉红的桃花、玫红的碧桃、紫色的丁香、黄色的迎春以及洁白的梨花在浅浅的阳光下摇曳生姿,它们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顿时明媚和阳光起来了,在贵德县第二中学的校园里,我甚至在一树的丁香丛中找到一朵五瓣的丁香,聚在那嗅一嗅便会沉醉在芬芳里,安静和喜悦的心情随着这一派热热闹闹的春光怒放起来,心里突然间就有了某种说不出的喜悦和快乐。

贵德的春天,黄河水是碧绿碧绿的。人们都说“天下黄河贵德清”,不错的,这里的黄河果然是清澈碧绿的模样,站在黄河吊桥上俯瞰黄河,弯曲的河流像大块的碧玉在黄土地上流泻,河边各种层次的绿树、周边的高楼以及远山和云彩的模样在我心里定格成为一种

独特的景致。来到黄河水车广场,你甚至可以越过栏杆走到河边去,鹅卵石在清澈的水里安安静静地绽放着,石头美丽的花纹荡漾在水波里,每一个都显得那么好看,喜爱黄河石的人们便会蹲下来,细细地把玩和欣赏起来,看能否找到一块心仪的石头。这黄河石,是母亲和自然的馈赠,这些石头,这片水,这个看水的早晨,也在我心里定格成为一种记忆,凝固的阳光包裹着我们,我们在阳光下行走的模样,真实而难忘。

贵德的春天,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随着春天的到来一起苏醒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贵德县河阴镇那个叫做郭拉的村庄,当得知省上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家王文泸老人的老宅就在这里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向往和冲动想要一睹老宅的样子。这是一座安静而古朴的庭院,院墙很高,院子里,各种花树竞相开放,一排老屋在院墙的最里面整齐地排列着,走进老屋,里面的摆设虽然简单陈旧,但却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我仿佛从墙上挂

着的那些简单的照片和字画上看到了老屋曾经有过的热闹和拥挤。老人曾说:老宅是一个鸟巢,等我们羽翼丰满后,就都飞走了。老人的大哥一家守着这座古朴和沧桑的宅院,脸上透着庄稼人的和蔼慈善,热情地招呼着我们。据说这个宅子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在这样一座简陋古朴的老宅里,走出了青海文化界的王氏三兄弟,他们或写文章,或做研究,或搞美术和摄影,成为了让我们尊敬的文化大家。

其实,也不仅仅只是他们,更多的人以及这里的村民们,在村庄和村庄以外的地方,默默地耕耘和播种着,不仅收获了人生的四季,还在成长的岁月里收获着麦子、粮食和爱情。

贵德的春天,这是高原上春天最早抵达的地方。虽然还会有一季又一季的风霜和雨雪,虽然人生也并不仅仅只是春天这绿的树红的花,但是,在贵德,我们遇到的这个春天以及春天的模样,已经长久而深情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坐在一场死亡的旁边 (外三首)

流沙

花园遭践踏,霜露里挣扎的绿加速着死亡。篱笆倒伏,枝叶狼藉,人世间又多了一处荒凉废墟。

纸鹤守灵,招魂幡像一只挣扎起飞的纸鸢。天空无云,对于要去天堂的人,要走的路开阔和平坦了许多……——闻哭泣,闻道士诵经,抽泣的鼻息

和滚动的喉结之间夹杂的锣鼓声,像陆续赶来的伤感。灵堂门后,纸符晃动,灵魂在做最后的挣扎。灯盏幽暗,安静的光守着故去的人——她心意已决,对忽而明快忽而悲切的啜喃声,表示出从未有过的沉寂。有人向内谨慎地观望,仿佛冥界就在隔壁,仿佛再移动半步,就有被拖进死亡的危险。

需要不停地烧一些纸钱,焚一些香烛。离去的人虽不会再感到温暖,仍可以嗅一嗅最后的人间气息。——她不会再抬头顾盼了,任花园荒芜,幼小树木脱离生存的根基……凭吊者起身,丢在杂草丛中的骨头又多了一些像死亡留在尘世的遗物。

日月山

云朵就在山顶,像小小炊烟的集聚地。无数赤色山岚组成庞大的一群。雕塑秀丽、洁白,翘首以望,像一位乱世中献身社稷的年轻母亲,长久地眷顾,只是将内心里的隐痛转化做爱意。

无数岁月像哑口的季风,吹拂过低头的青草、抬头的经幡;吹拂过时间从发黄的经卷里传出的回声。山下,牦牛沉默;山上,庙宇有时光的划痕。山的那头,草原广袤,羊群是被季节遗忘的雪;山的这头,河水清澈涌动,像汹涌的思乡之情自高处倾泻而下

的狂奔。野花盛开,草甸和飞虫有各自的安宁。而河水能倒流,似身陷曲折的逆境,才能在大好河山的手心里做一根清晰的掌纹。亭前俯身的人,想在膜拜中找回丢失的自己。天空浩荡,像一面巨大的镜,——照世间香火,照千古人心。

青沙山口

蜿蜒让坡度减缓,让时间在曲线中变得漫长。青沙山口,经幡是一段旷世奇缘,风马如一场更大的雪。车灯从远山的山坡上划过,人间低处总是被某种庞大的东西隔开。所有的攀爬都是为了将带有祈祷的肉身派送到更广阔的山川。但我们似乎忘记了,低处才有真实的生活,有水、光亮、充足的氧分、喧嚣和仰望。如同我们一生都在至死不渝地抬头,想通过仰望的眼睛,把我们生活中多余的苦难送达到更高的高处。

雪在下

雪在下,无意识地飘忽,像仍有问题得不到最终的解决。没有从远方飞回来的鸟,寂静在无限度扩展,像诗人的内心有个疑惑的世界。挣脱和逃离,始终无法界定,只有吸附,才能将最终的结果归于命运。

雪在下,思想者将摆脱抽象隐喻,手指触碰到的虚无、光影、明暗、是非,在含混的疆域里变得明晰起来。无需辩白:历史终将黑白分明于厚厚的纸上。而在静谧安然的内部,行走的脚步,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哦,你只是一场风

颠沛的命运使你失去了立场战鼓在哪里敲响你就往哪里逃窜哪怕挣断自己的肋骨

你只热爱你的居无定所哪怕此刻落叶的悲伤纷纷扬扬哦,你只是一场风能在云朵里奔跑却不能在阳光下停下来晾晒内心的悲伤

沉默的人越来越少

西风钻入秋雨设下的圈套诱饵是一杯浓烈的酒秋日潦倒秋风仓皇出逃你窘迫的笑没有人看得见

沉默的人越来越少聒噪的人,依然热衷于聒噪等一声惊雷滚过谁给那声剧烈的嚎叫打上一串惊叹号

在一场雨来临之前

在一场雨来临之前乌云铁青着脸完全不理睬蜀葵失魂落魄的颓败

在蜀葵失望的眼眸中乌云看到了死亡的阴影正在逼近秋天让蜀葵衣锦还乡已经不可能了向日葵都低下了高傲的头颅那么,蜀葵绝望的泪水会在哪一朵云的眼中夺眶而出

清香诗歌

我的丁香情结

李兰花

初夏五月,是丁香花倾情盛开的季节。我对丁香花情有独钟,尤其是淡紫色的丁香花。喜欢丁香,喜欢它诗意的名字,喜欢它淡淡的幽香,喜欢它苦涩的芬芳,更喜欢它独有的气质。

我的丁香情结源于我的初中生活。上初中时,学校院子里有个并不大的花园,花园里没有其它的花,只有几棵丁香树,有紫色的,也有白色的。每年五月初,绵绵春雨过后,丁香花就会蓬蓬勃勃地在绿叶中盛开。每天清晨,当我们走进校门时,丁香花以她独特的香气迎接同学们,我们在丁香花清幽的香气里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

每天的课间休息时间,我们女生都喜欢到丁香树下闻花香、数花瓣,寻找幸运的五瓣丁香。那丁香树上,紫色的、白色的花瓣簇簇相拥,如雾如烟,朦胧迷离。阳光下,春风里,清丽、静雅的花朵绽放着美丽的容颜,就像同学们的笑脸。朵朵娇小玲珑,晶晶盈盈,温润可人,仿佛身着清淡妆束的少女在薄薄的春阳下摇曳。片片花瓣,透着淡淡幽怨的颜色,洋溢着沁人心脾的幽香,更有那忧郁中透出孤傲,幽怨中浸着温馨的独具气质。我和同学们在芳香四溢的丁香树下,欣赏着柔美的丁香花,轻抚着柔柔的紫色花朵,贪婪的吮吸着诱人的、高贵的花香。我们还摘下叶子,卷起来当口哨吹,发出的声音清脆而

悠长,直到上课铃响,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园。

校园里的丁香花,盛开在初夏的阳光下,淡淡的紫中有淡淡的俏,淡淡的白中有淡淡的纯。丁香花并不像牡丹那么雍容华贵,不像梅花那样傲然盛开,也不像荷花那么出水清高,它只是在属于它的季节里静静地绽放着。它那默默飘荡于风中的凄迷色彩,以及那股子含蓄的高贵,却让我念念不忘。那朵朵紫色和白色的小花,不因自己简单娇小的花质而悲伤;不因自己的默默无闻而自扰;也不因自己没有绚丽多姿的花色而卑微,却只为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开放,以一份温润的、知性的、独特的高雅,扎实地镶嵌在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向世间万物骄傲地证实着自己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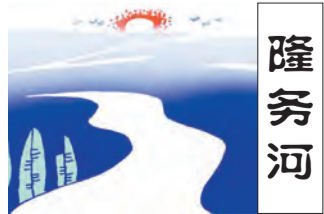
快乐而短暂的初中生活,在丁香花年复一年的清香中结束了,我走进了高一级的学校——师范学校。而我的丁香情结,也随着我走进了新的校园。教室外面、操场边上,一棵棵丁香树在夏风中欢快地生长着,枝头上密密匝匝的花朵,在阳光的抚慰下争先恐后地盛开。每当风吹过时,校园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天气晴朗的午后,在丁香树下席地而坐,闻着花香,看蝴蝶在花间轻盈穿行,听蜜蜂在枝头嗡嗡吟唱,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在校园里,我与这些丁香树度过了愉

快的三年中专时光,我也在丁香花的香气中日渐成熟起来。

走向工作岗位后,我对丁香花的喜爱之情有增无减。我所任教的学校里有好几棵高大的丁香树,有紫色的,也有白色的。我宿舍门前的小花园里是一棵紫色的丁香树,每到初夏,丁香花便争抢着在枝头妖娆,散发幽香,我还摘来几支插在瓶子里,放在书桌上,花香伴着我看书、备课、批改作业。经年后的日子里,在繁华喧嚣的尘世,每当心情被困扰,陷入工作生活的不尽人意中时,我会不由得想起丁香,想起它那无视万物的高傲与飘逸。真如唐诗人冯延巳描写的那样:“绕砌蛩声芳草歇,愁肠肠尽丁香结。”

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时候,真的希望自己就是万千丁香花中的一朵,身披淡紫的衣裾,在夏风中倾情而舞,幽香浮动,超出尘世,清雅高洁。淡淡的紫,淡淡的白,幽幽的香,默默的高雅。

在夏风中热情绽放的丁香,你朦胧了我的眼,醉染着我的心。我沉迷于你的幽香,迷恋着你的清雅,仰视着你的高贵,今生,我与你不解的情缘,你是我生命中永不凋谢的花朵。



隆务河